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夢瑣言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葉大奇

北夢瑣言卷十二

唐　孫光憲　撰

盧潘神俊

唐盧尚書潘以文學登進士第以英雄自許歷數鎮薨於靈武連帥恩賜弔祭內臣厚希例貺其家事力不充未辦歸裝而天使所求無厭家人苦之親表中有官人於靈前告曰家貧如此將何遵副尚書平生奇傑豈無威靈及此官者乎

餓而館中天使中惡以至於卒是知精魂强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從孫尚在江陵嘗聞此說故紀之以儆貪貨者

楊收不學仙

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為本州都押衙父直為蘭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為義其房子以柷以乘為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以䳄古鼎反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鉅鏻鏕鑑為名嚴以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為名晝有

文學登高第號曰脩竹楊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
相少年於廬山修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
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終焉有
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道人之語他
日雖登廊廟竟離南荒而殛悲夫薛澤補闕乃楊氏之
女孫壻嘗語之

張氏子斅壁魚

唐張裼尚書有五子文蔚彝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

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仙字碎翦實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麄穢無所迴避其家扃閉而守之俟其發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啜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飫之多年方謝世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可況為惡乎即劉闢吞人張子吞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

柳大夫不受潤筆 李德陽附

唐柳大夫玭清廉耿介不以利回家世得筆法蓋公權少師之遺妙也責授瀘州牧禮叅東川元戎顧彥朗相公適遇降德政碑顧欲濡染以光刊刻亞台曰惡劉囙無所悋若以潤筆先一作見賜即不敢聞命相國欽之書訖竟不干瀆也　梁世兗州有下猛和尚聚徒說法檀施雲集時號金剛禪也他日物故建塔樹碑廬嶽道士李德陽善歐書下猛之徒請書碑誌許奉一千緡德陽

不允乃曰若以一醉相酬得以施展千緡之遺非所望也終不肯書斯亦近代一高人也

楊寅疑相術　李蔼附

唐十軍軍容使開府嚴遵美門客楊寅善袁許之術於京城西鄽逢一李生亦唐之疎屬隆凖龍顔垂手過膝楊生異之說於中尉由是時一作暗有資遺之意其必致非常黃寇犯闕僖宗一作皇幸蜀李生為士民挾持入京升含元殿不踰浹旬尋亦遇害豈大人之相只為一升

殿乎莫可知之楊生歎嗟不復言知人之鑒也　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昊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遊於三蜀詞辯敏捷麤有文章因棲陽平觀為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將舉而敗妖輩星散而昊獨罹其禍焉其適長裕者臨邛之大儒也與昊相善不信昊之造妖良由軀幹國姓為羣兇所憑所以多事之秋滅跡匿端無為綠林之嚆矢也先是李昊有書名玉局觀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崔無斁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算術往往

預知吉凶德輝問曰將欲北行何如崔令畫地作字弘農乃書北千兩字崔公以千揷北成垂字去即垂耳楊生不果去而李暠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楊鑣偶大姑神 史光澤附

唐楊鑣收相之子少年為江西推廵優游外幕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為大孤小者為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焉後人語訛

作姑妳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艷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醮預於此行醮悦大姑偶容有言詭浪祭畢回州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俯就楊公呼為楊郎遜詞云家妳多幸蒙楊郎采顧便希回橈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弘農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妳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恐不利於君弘農憂惶遂然諾之懇希一作布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倉卒

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闕與鐮姻懿常言此事甚詳近者故登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泰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見召踰月而殂也嗚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為鑒戒也

柳氏子幞頭脚 許承傑李思益附

僕嘗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整肅乃士流之最也柳玭

出官瀘州郡泊牽復沿路染疾至東川通泉縣求醫幕中有昆弟（或云琰相或云名堸）之子省之亞台面且云不識家人曰是某院郎君堅云不識莫喻尊旨良久老僕忖之得非郎君僕頭脚乎固宜見怪但垂之而入必不見阻比郎君垂下翅翹之尾果接撫之其純厚皆此類也僕親家柳坤即亞台疎房也僑寓陽安郡伯仲相率省焉亞台先問讀書否脩文否苟不如是須學作官我之先人脩文成名皆作官業幸勿棄分陰也瀘州郡有柳大

夫所造公廨家具皆牢實麁重傳及數政莫知于今存否　蜀朝東川節度許存太師有功勲臣也其子承傑即故黔使君禧實之子隨母嫁許然其驕貴僭越少有倫比作都頭軍籍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聲伎術出即同節使行李凡從行之物一切奢大騎碧暖座垂紛錯每脩書題印章微有浸漬即必改換書吏苦之流輩以為話端皆推茂刺顧夐為首許公他日有會乃謂顧曰閣下何太談謗顧乃分疏因指同席數人為證顧無

以對逡巡乃曰三哥不用草草碧暖座爲衆所知至於魚袋上鑄蓬萊山非我唱揚席上愈笑方知魚袋更僭也刺茂州入蕃落爲蕃酋害之

西川衛前軍將李思益者所著衣服莫非華煥纖麗蜀先主左右羨而怪之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大有所費是要爲我光揚軍府仰與江貨場勾當俾其作衣裝也先主又於作院見匠人裹小朶帽子前如鷹觜後露腦枕怪而截其觜也又登樓見行人戴榼𩋾席帽云破普没反頭爛額是何好

事然自務儉素愛淨潔皆此類也蜀朝有小朝士裴璨
俸薄且閑一作困或勸求宰一邑裴曰今之畿縣非有仙
骨何以得見其愛羨即可知也每云黄寇之後所失已
多唯襪頭袴穿靴不傳舊時也僕同院司空監云木園
裹頭於事最便何必油拭火熨日日勞煩此一事不請
師古又嫌以銀稜甆器托裏椀楪徒費功夫又曰措大
暮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遺醜可知自非鐵石為心未
有不貽他説戒之慎之因述柳氏僕頭引起數事豈資

談笑亦足小懲也

鐵補闕貞澹

唐乾寧中補闕楊貽德華族科名德祢道直不容於時請告華陰方屬京國擾攘乃謀南來藏跡於江陵閭巷僦居不露行止旅舍無烟藜藿不給未嘗隕穫於時成中令延接朝客士有依劉之言弘農韜藏不及門字一旦堂帖追回成令驚訝以為閒聽不至闕中情禮兼以入翰苑秉鈞軸期之補闕曰人之官職又非妄圖令公

過飾何當獎遇今宰相何必要某至於垂摟羅之命他日不過作南中一刺史爾此際必有奉擾中令贈三百緡只受三十緡辦裝所剩一作殘却納朝廷號為鐵補闕未久除道州牧却經江陵告成令求十人散從官衣裝五十千行資他無所要成令甚重之他日棲南嶽與元泰布衲道希禪師同居車箱源雙泉歸本長老得祖印於楊公既殁家人亦終似得懸解之道也本公得禪道於三賢乃鄭起先輩為愚話之

張林多戲

唐張林本士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為詩小巧多采景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下翻人採後荇花初沒舸行時他皆此類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謂相庭崔公曰何以久不拜見林曰為飯瓮子熱發崔訝飯瓮不康之語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遺以衣襦問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終始優遇也孫光子曰東方朔以詼諧自容婁君卿以脣舌取適

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世希酒炙之徒託公侯之勢取容苟媚過於優旃自非厚德嚴正之人未有不為此輩調笑也

沈尚書非命 劉建封附

唐沈詢侍郎亞之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乘舸泛河為驚湍激船椶梁板漂遞沈子亦漂而死詢鎮潞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歸秦慚恨伺隙剚刃於詢果懼兇手殺歸秦以充祭

亦無及也　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姪其牽攏官陳之婦陳為同列所戲恥而發怒伺便以蒺一作冷藜擊殺之馬氏有其位於今禁蒺一作冷藜蓋懲彭城之遭懼也姪為大罰昔賢垂戒作人君父得不以子禍奴禍取鑒哉

王潛司徒燒紙錢秦威儀附

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懼潛常於四時爇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荊南有染戶許琛一旦一作

日暴卒翌日却活乃具牓子詣衙云要見司徒乃通入於階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即發遣回謂許琛曰司徒安否我即武相公也大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多點檢不至仰為我詣衙具導此意王公聞之悲泣惭訝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選好紙剪錢以

奉之此事與楊収相於鄭愚尚書處借錢事同　又南嶽道士秦保言威儀勤於焚脩者曾白真君云上仙何以須紙錢有所未喻夜夢真人曰紙錢即冥吏所籍我又何須由是嶽中亦信之

崔從事為廟神賜藥　李氏土地神附

闕從事崔員外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寮所重奉使湖湘復命在道逢寇賊悉遭殺戮唯外郎於倉惶中忽有人引路獲免驅馳遠路復患痁疾行邁之次難求藥餌途

次延平津廟夢為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此亦鬼神輔德也　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公敬彛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遏水岸一作頭並不衝圯李宅異事也

張璟為靈廟草奏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至衡州犬嘷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為廟神所責生以

素業對之神為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一作巫立仁者罪合族誅廟神為其分理一作疏奏於嶽神無人作奏璟為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為贈劉山甫與廖隲校書親見璟說其事甚詳也

滻水神正直

唐黃寇奔衝有小朝士裴忘其名移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其為悲悼即可知也行即浴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

母怪而詰之女曰我為滻水神之子强暴誘歸其家厥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行笞責兼遜謝撫慰差人送來緣夕旦未有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為苞致於箱笥之中庶以䰟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白於嚴慈云已有生處悲咽告辭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難言滻之靈有義方之訓所謂聰明正直之流也

塹杜氏山岡事 鮮于仲通唐氏嚴氏附

古有宅墓之書世人多尚其事識者猶或非之杜公正

倫與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輕遠衒之洎公宦達後因事塹斷杜陵山脉由是諸杜數代不振　鮮于仲通兄弟閬州新井縣人崛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其祖先墳上有異氣降勅塹斷之裔孫有鮮于嶽者幼年寢處席底有一小蛇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為奇事此侯及壯常有自負之色歷官終于普州安嶽縣令不免風塵其徒戲之曰鮮于蛇也　唐峰亦閬州人有墳塋在茂賢草市峰因負販與一術人偕行經其先塋術士曰此墳

瑩子孫合至公相峰謂曰此即家墳隴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勝福也（一作耶）子孫合為賊盜皆不令終峰志之爾後遭遇蜀先主開國峰亦典郡其二道襲官（一作皆等）至節將三人典郡竟如術士之言何其驗也

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即嚴氏一人必殞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兄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

何異也

鼠狼智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北一作柏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為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於穴外坋土恰容蛇頭俟其出穴果入所坋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蛇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於穴外銜豆葉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也

北夢瑣言卷十二

北夢瑣言卷十三

唐　孫光憲　撰

草賊號令公

王中令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玫有舊避地浮陽與其都統幕客十來人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

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令圖之俟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槖裝姬僕而還鐸與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其日有殺刼一人姓王名令公其怨誕也如此彦禎子尋為亂軍所殺得非瑯琊公訴于上帝乎

王重榮逐兩帥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為牙將黄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偽畏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

受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令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忠而又日加箕斂衆口紛然倏忽變生何以遏也遽命斬其偽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潏閤路至河中代都為帥重榮迎之潏前為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疊及至翌日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乎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潏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

榮乃自屏肅佩劍歷階而上謂濇曰為惡者非我而誰召濇之僕吏控馬及階請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濇不敢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巢有功正授節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他日為部將常行儒殺之時號鐵條以其剛也

鄭文公報恩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為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

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為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于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黄巢之入長安西門思恭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温凊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畋所畋葬於鳳翔西岡松柏皆手植之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皆造二隴以弔之無不墮淚咸服其義

也

韓簡聽書 李茂貞附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為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絶倒 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甫講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經義文亹亹堪聽茂貞連月聽之不倦利甫後寄褐於道門改名晝卒於洛中也武臣未必輕

儒但未睹通儒多逢鄙薄之輩沮其學善也惜哉

孟方立陳桑梓禮 羅虬附

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以勇力隷於本軍為裨將廣明中潞帥高潯攻諸葛爽於河陽方立出天井關為前鋒時潯為大將劉廣所逐廣忌方立留戍于關後廣為潞人所殺三軍乃以方立為帥因有首丘之思遂移軍於邢州用法平正人皆附之始拜墳墓於鄉里詣縣令里所陳桑梓之敬有識者賞焉姪遷嗣

為潞帥降太原𥙿光子曰羅虬累舉不第務於躁進因罷舉依於官官典台州書錦也常以展墓勉謁邑宰横笏傲然宰曰某雖塵吏不達事體然使君豈不看松柏下人乎譏其無桑梓之敬曾武人之不若也虬有俊才嘗見雕陰官妓比紅兒詩他無聞也

雷電救王鎔

景福中幽州帥李匡威率兵救鎮州軍次博水會軍亂推其弟匡儔充留後諸軍皆散乃以書報弟付之軍政

南欲赴闕洎於陸澤鎮州趙王王鎔以匡威救難失國因請税駕於常山府郭以中離變會匡威有幕客李貞抱自闕回與匡威相遇同登寺樓觀鎮州山川之美有愛戀之意乃謀託親忌王鎔既造之逼以兵仗同詣理所乃入自子城東門門内有鎔親騎營中之卒忽掩其外關復於闕垣中有一人識是王鎔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匡威格鬬移時與貞抱俱死鎔年十六七踈瘦當與匡威並轡之時雷電忽起雨雹交下而屋瓦皆飛拔

大木數株明日鎔但覺項偏痛乃因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訪之則曰墨君和鼓刀之士也天意冥數信然鎔自脱此難更在位三十餘年不有神明扶持何以獲免

李全忠蘆生三節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曾為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三節焉心以為異以告别駕張建章建章積書千卷博古之士

也乃曰昔者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為瑞乃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者茅也合生陂澤之間而生於室非其常也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可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為戎校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校太尉臨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為三軍所逐弟匡儔為太原所攻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為盧彦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為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

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有馬都（一作都下同）者少負文藝匡威曾問其年都（一作郁）曰弱冠後兩周星傲形於色後匡威繼父為侯首召焉（一作馬）都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歲都但頓顙謝罪匡威曰好子之事吾平生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其淵達多如此類故人多附之蓀光子嘗見范陽熟人說李匡儔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為帥强婬之匡儔按劍而俟夜深

妻廻出步輦爲其夫殺之匡威羞見其弟及將校或言欲將兵救援鎮州旣出城三軍立匡儔爲帥匡威遂稱欲歸朝覲行次常山又有刼質王鎔之事匡儔移牒王鎔往復指陳終不及婬穢之事諱國惡也

張建章泛海遇仙

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後歷郡守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閲清淨爲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曾齎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忽有青衣

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巋然中有女仙處之侍衛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告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人也忽患風濤之苦吾今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又回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包麥屑置于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其篤學也如此薊門之人皆能說之于時亦聞於朝廷孫光子曾遇薊門軍校姓孫志

其名細話張大夫遇水仙䝉遺鮫綃自齋而進好事者

為之立傳今亳州太清宮道士有收得其本者且曰明

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其言國重外

唯有二物其一即建章所進鮫綃篋而貯之軸之如帛

一作著以紅線三道劄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

凜然迺來變吏莫知何在

北夢瑣言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卷十四

唐　孫光憲　撰

李茂貞脅尹殺宰相

鳳翔李茂貞跋扈至甚昭宗謂宰相杜讓能曰春秋之義叛而必誅安有甸服之間顯違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曰艱難已來行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熾附之者衆一旦難驟革之

又京師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設有陵犯損威愈甚願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計之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都門不欲孱孱守恬而坐因除宰臣徐彦若鎮鳳翔以茂貞為興元尹以嗣覃王率禁軍送彦若或茂貞遷延不受代即以兵攻之軍旅所決一委讓能讓能懇諫不從王師果敗或云此舉乃讓能報私怨也茂貞先以長書與讓能繼上表仍擁兵至臨皋驛請誅宰相帝遂斬樞密使李周曈以徇乃貶讓能仍詔送至軍前茂貞具

禮出迎至驛復表請行朝典讓能奏曰晁錯之辜誅及於
臣今若歸罪於臣可紓國難帝不得已貶讓能雷州司户
參軍遣中使害於驛内識者以讓能臨難無茍免亦得
其死也後追贈太尉其子曉貌如削玉有制誥之才仕
梁至宰相鳳歷年洛都有變為亂軍誤害時皆歎惜之

三鎮擁兵殺二相

唐乾寧二年邠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覲决謀廢
立帝既睹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

不名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汗流浹背不能對但云南北司紊亂朝政因疏韋昭度討西川失謀李磎麻下為劉崇龜所哭陛下不合違衆用之及令宦官謟害昭度已下三帥乃還鎮内外究之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書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揔政而登大位後郭子儀以六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令行瑜安可輕授為因請加尚父至是為行瑜所憾遽罹此害後追贈太師李磎字景望拜相麻出為劉崇龜抱而哭泣改授

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篇以求自雪後竟登庸
且許崇龜之惡時同列崔昭緯與韋昭度及磎素不相
協王行瑜專制朝廷以判官崔鋋入閣奏事與昭緯關
通因託鋋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鎮脅君磎亦遇害其子
滸有高才同日罹害磎著書百卷號李書楊後追贈司
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後崔昭緯貶而賜死昭皇切
齒下詔捕崔鋋亦寃報之一事也

儒將成敗

古者文武一體出將入相近代裴行儉郭元振裴度韋皐是也然而時有夷險不可一概而論王鐸初鎮荆南黄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潼關黄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汚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高駢上表目之為敗軍之將正謂是也諫議大夫鄭賨（一作賓）曾獻書以規其旨云未知令公以何人為牙爪何士參帷幄當今大盜移國羣雄奮戈幕下非舊族子弟白面郎君雍容談笑之秋也爾

後罷軍權鎮滑臺竟有貝州之禍鄭文公畋首倡中興傳檄討賊殺戮黄寇鎮静關畿一旦部校李昌言脅而逐之尚不能固位至如越州崔璆湖南崔瑾福建韋岫鄆州蔡崇徐方支詳許昌薛能河中李都竇潏鳳翔徐彦若狼狽恐懼求免不暇唯張濬大言自方管葛以無謀之韓建倅用剛之孫揆出征大衂自貽敗亡爾後朱朴踵為大言驟居相位亦曾上表請破鳳翔所謂以羊將狼投卵擊石幸而不用何過望哉客有謂葆光子曰

儒將誠則有之唐自大中已來以兵為戲者久矣廊廟之上恥言韜略以橐鞬為凶物以鈴匱為冗言就有如盧藩薛能者目為麄才一旦宇内塵驚閭左飈起遽以褒衣博帶令押燕領虎頭適足以取笑耳則韋昭度之憚王建張濬之伐太原是也

外藩從事於東一作省上事本

河東節度副使李習吉習五代史作襲常應舉不第為李都河中從事都失守習吉自昭義游太原辟為從事習吉好

學有筆述雖馬上軍前手不釋卷太原所發牋奏軍書皆習吉所為也因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竟歸太原復其戎職莊宗即位追贈禮部尚書梁太祖每覽太原書檄遥景重之曰我何不得此人也陳琳阮瑀亦不是過

韓建始終

韓建兩隨李茂貞廹脅君上殺戮輔相昭宗出居本幸鄜時建懇迎奉請至華下供億之勞具在勤王録而殺

害鄭王等八人以孤君上抑其罪也近代史臣駮論勤
王録數條且曰韓建不遇時可也而云隄防道路拱衛
乘輿欲蓋而彰則禁固之意可知也又與諸道書云語
詔書徵赴行在妄也又曾無糾率諸侯述保大定功一作
公之志也以為唐運陵替皆有一作由歷數自黄巢既戮
蔡賊生焉宗權滅後而朱玫王行瑜繼之繞舍茂貞而
有韓建所謂一豨雖死十豨復生何天意不祐乎竟為
朱温宰相蜀先主聞之笑曰韓建非豹變之才與朱温

作相宜也孫光子曰華州韓建荆渚成汭勤王奉國識有可嘉于時號爲北韓南郭郭即成令冒稱也士大夫可以依賴也古者奉霸王尊本朝德義小虧諸侯不至葵丘之會是也成韓位居王輔荷寵於唐朱公有無君之心露問鼎之意建等不能效臧洪泣血糾率同盟亦可以結約親鄰共張聲勢而乃助桀作孽畫足成蛇舍我善鄰陳誠僞室華陰失守旣無力以枝梧鄂渚喪師乃無名而陷没非忠非義吾所謂二公始終謬也向使成令睦

漢南諸侯結淮甸雄援汴人篡逆亦恐未暇推之天命即吾不知考之人謀固無所取惜哉

孔緯惜鹽鐵印

孔緯在中書朱全忠併有數鎮兵力强盛表請鹽鐵印詔下宰相議之緯力爭不從請其下邸吏曰朱公若収鹽鐵印非興兵不可全忠尋止後韓建討太原不利為張濬所誤貶之他日昭宗欲再攻鳳翔以問緯緯曰鳳翔天子西門若自去窟穴受制一面即大事去矣昭宗

曰卿是朕賢臣殊未達時事緯曰陛下以臣爲賢是謗臣也臣若賢肯立於陛下之朝因稱疾以太子太師致仕卒於華下

神告羅弘信子紹威附

中和中魏博帥羅弘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須翁巫有宋遷一作千者忽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

告弘信弘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弘信為帥
弘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
至太尉封臨淮王弘信卒子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
親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
姑息時人云長安天子魏府牙軍主使頻遭斥逐由此
益驕紹威不平有意翦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役夫肩
籠內藏器甲揚言汴帥葬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
仗庫斷弓絃共甲襻夜會汴人擐甲持戈攻殺牙軍牙

軍覺之排闥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
其家人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
無有漸為梁祖陵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脚瘡痛不
可忍意其牙軍為祟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
打一箇錯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
臺羅氏大去其國矣

燕王劉仁恭異夢

劉仁恭微時曾夢佛旛於手指飛出或占之曰君年四

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為幽帥自破太原軍於安塞城後士兵精强孩視鄰道發管内丁壯號三十萬南取鄴中圖袁曹之霸先下甘陵無少長悉坑之初治甘陵城下有鵂鶹數頭飛下幄帳内逐之復來仁恭惡之竟為魏軍汴軍夾攻大敗之殺其名將單可及仁恭單馬而遁于時軍敗於内黄爾後汴帥攻燕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内黄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内黄可

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賞使乎之美也

北夢瑣言卷十四

北夢瑣言卷十五

唐　孫光憲　撰

披褐至殿門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覲奏事朝廷允之盖軍容使韓全誨與之交結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允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為信陛下宜寛懷待之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肩輿衣駞褐入金鑾門易服赴宴咸以為前代

跋扈未有此也時韓全誨深相交結崔允懼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與鳳翔連兵刼遷入洛之始識者以王子帶名戎崔允比之先是茂貞入闕焚燒京城是宴也俳優安轡新號茂貞為火龍子茂貞慚惕俛首宴罷有言他日須斬此優轡新聞之請假往鳳翔求救茂貞遂見詬之曰此優窮也胡為敢來轡新對曰只要起居不為求救近日京中且賣麩炭可以取濟茂貞大笑而厚賜赦之也

朱全忠迎駕於鳳翔

軍容使韓全誨以駕幸鳳翔李茂貞比懷挾帝以令諸侯之意懼朱全忠之盛也西川王公建亦有此慮乃結汴州同起軍助其迎駕汴軍傳（一作傅）城州（一作川）軍乃攻興元其帥王萬洪以無救援遂降成都由是山南十四州並為蜀有方變謀却助鳳翔於時命掌書記韋莊奉使至軍前朱公大怒自此與西川失歡而汴帥軍罷

韓建賣李巨川

李巨川有筆述歷舉不第先以仕偽（一作為）襄王與唐彦

謙俱貶於山南褒帥楊守亮優待之山南失守隨致仕楊軍容復恭與守亮同奔北投太原導行者引出華州復恭為韓建挫辱楊罵為奴以短褐蒙之斃於枯木守亮檻送至京斬於獨栁樹京城百姓莫不沾涕此即南山一大黑本姓訾黃巢時多救護導引朝士令趨行在人有逃黃巢而投附皆濟之由是人多感激也巨川為韓建副使朱令公軍次於華用張濬計先取韓建其幕客張策擕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轅門請降朱公謂曰

車駕西幸皆公所教也建曰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鄰道書檄皆巨川為之因斬之識者謂韓建無行求解怨於朱公遂為所賣時人兇之巨川有子愼儀仕後唐為翰林學士唯張策本與張濬有分擕印而降叶濬之謀後仕至梁相朱公既得韓建以兄呼之尋奏移許昌作一

梁鳳歷初亦遇害也

天子賜勲臣詩

德宗皇帝好為詩以賜容州戴叔倫文宗宣宗皆以詩

賜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歌辭賜韓建以詩及楊柳枝辭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敬或以憚受其賜者得不求其義焉

朱令公為昭宗攏馬

汴帥朱公再圍鳳翔與茂貞軍戰于虢縣西槐林驛大敗岐軍横屍不絶飽氣聞於十里昭宗遂殺宦官韓全誨已下二十二人首宣示茂貞亦斬其義子繼筠首以送於是車駕還宫朱令俛首馬前請罪涕泣攏帝馬行

千步帝為之動容至京師以宰相崔允判六軍乃下詔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一十人又鳳翔駕前宰相盧光啟等一百餘人並賜自盡天復三年汴人擁兵殺宰相崔允京兆尹鄭元規刼遷車駕移都東洛既入華州百姓呼萬歲帝泣謂百姓曰百姓勿唱萬歲朕無能與爾等為主也沿路有思帝鄉之詞乃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況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言訖泫然流涕行至陝府内宴皇后自捧玉盆以賜全

忠内人唱歌全忠將飲酒韓建躡其足全忠懼辭醉而退至穀水而殺内人可證及隨駕五百人自是帝孤立矣

昭宗遇弑

昭宗遷都至洛左右並是汴人雖有尊名乃是虛器如在籠檻鬱鬱不樂朱全忠以諸侯盡有匡復之志慮帝有奔幸之謀時護駕朱友諒等聚兵殿庭詐以衣食不足帝方勞諭友諒引兵升殿帝顛仆入内軍士躡而追

之帝叱曰反耶友諒曰臣非敢無禮奉元帥之令帝奔入御廚以庖人之刀斬數輩竟為亂兵所害内人李漸榮裴正一等弑帝投刃而死又以朱友諒氏叔琮扇動軍情請誅朱友諒氏叔琮以成濟之罪歸之友諒等臨刑訴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我後全忠即位為子友珪所殺竟如其言

請殺德王

輝王嗣位社宴德王裕已下諸王子孫並密為全忠所

害德王帝之兄曾册皇太子劉季述等廢昭宗册為皇帝季述等伏誅令歸少陽院全忠以德王眉目疎秀春秋漸盛全忠惡之請崔允密啟云太子曾竊寳位大義滅親昭宗不納一日駕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元暉曰德王吾之愛子何故頻令吾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齧其中指血流全忠聞之宴罷盡殺之

謀害衣冠

輝王即位天佑中朱全忠以舊朝達官尚在班列將謀

篡奪先俾翦除凡在周行次第貶降舊相裴樞獨孤損
崔遠陸扆王溥大夫趙崇王賛等於滑州白馬驛賜自
盡時宰相臣栁璨性陰狡貪權惡樞等在已之上與全
忠腹心樞密使蔣元暉太常卿張廷範密友交結而害
樞等俄而廷範轘裂元暉與栁璨及弟瑶瑊相繼伏誅
先是故相張濬一家並害而棄屍黄河朱公謀主李振
累應進士舉不第尤憤朝貴時謂朱全忠曰此清流輩
宜投於黄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尒朱榮河陰之

戮衣冠不是過也俄而輝王禪位封濟隂王於曹州遇
酖而崩唐祚自此滅矣

誣何太后

朱全忠先以蔣元暉為樞密使伺帝動静積慶何太后
以昭宗見害之後常恐不保旦夕曾使宫人阿秋面召
元暉屬戒所乞它日傳禪之後保全子母性命言發無
不涕零先是全忠速要傳禪召元暉到汴州責以太遲
元暉以傳禪先須封國授九錫之命俟次第行之全忠

怒曰我不要九錫看作天子否元暉歸奔洛陽與宰相商量為趙殷衡誣譖云與太后交通欲延唐祚乃令殷衡逼殺太后及宫人而誅蔣元暉時人寃之趙殷衡後改姓孔名循亦莫知其實是何姓仕後唐明宗為宣徽使出為許昌滄州兩鎮時人知其狡譎傾險莫不憚之

為堂叔母侍疾

唐天祐三年拾遺充史館修撰崔瑑進狀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強近告投兼

以年將七十地絶百里闕視藥膳不遑曉夕遂乞假躬往侍疾勑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義名者亦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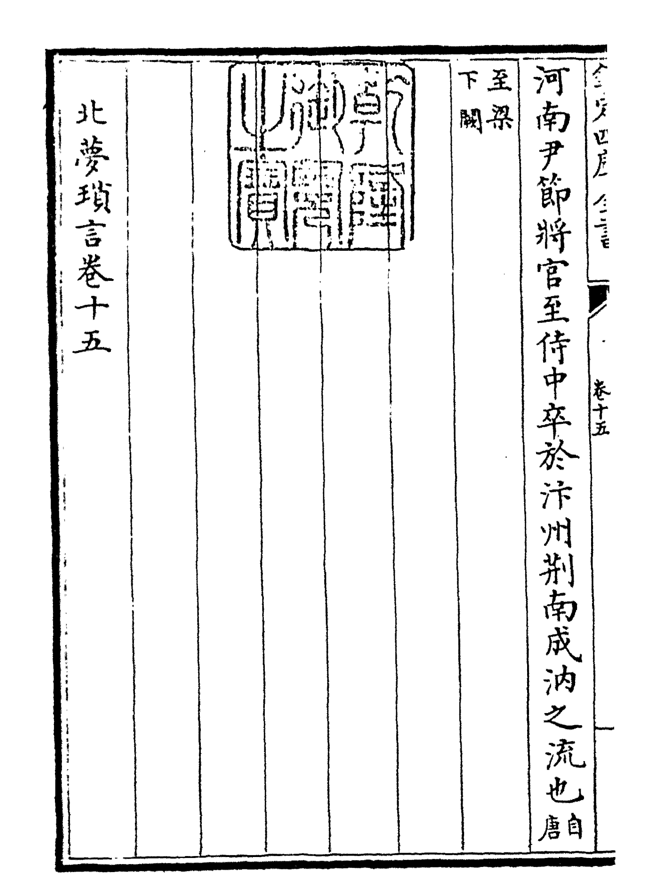
秦宗權詐不反

黄巢破後蔡州秦宗權繼為反逆兵力强鋭又復稱僭山東諸郡苦之十年之間屠膾生聚汴帥朱全忠盡節御之宗權為部將申叢擒而折足因縛朱全忠具表檻送至京京兆尹孫揆率府縣吏閱之宗權即檻中舉首

曰宗權非反也大尹哀之觀者因以爲笑

李摩雲擲鉢從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擲鉢于地毁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爲卒罕之即僧號便以爲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流血爽尋署爲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栅于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自此號李摩雲累歷郡倅



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卒於汴州荆南成汭之流也自唐至梁下闕

北夢瑣言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北夢瑣言卷十六至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程棍
謄録監生臣羅步雲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卷十六

唐　孫光憲　撰

以酒致禍

梁祖圖霸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温以郡歸我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酒酣有飲徒何藏耀者與之偕甚昵每事慢禀從晦致命于郡彥温大張樂邀不至乃與藏耀食于主將家彥温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

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以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訴其腹心亡我族矣乃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斬從晦留藏耀裂其禁械斬於壽春市葆光子曰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據東川將有跋扈之心于時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本節使下小校驟居內職性好狎邪元戎張筵託以寒熱名之不至乃與營妓曲宴璋聞說甚怒索馬詣館遽欲害之仁矩鞠足端簡門迎璋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

兵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誨之所致也

蜀使洪飲

梁太祖初兼四鎮先主遣押衙潘峗持聘峗飲酒一石不亂每攀讌飲禮容益莊梁祖愛之飲酣梁祖曰押衙能飲一盤器物乎峗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峗並飲之峗愈温克梁祖謂其歸館多𢡖傾瀉困卧俾人偵之峗籍筍𥫽冠子秤所得酒器滌而藏之他日又遣押衙鄭頊持聘梁祖問以劒閣道路頊極言危峻梁

祖曰賢主人可以過得瑱對曰若不上聞恐悞令公軍機梁祖大笑此亦近代使令之美者也

朱瑾殺兄

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未克其從父兄齊州刺史瓊先降與瓊同詣壁下以曉之瑾乃遣都虞候胡規出獻款曰兄已降願貸瑾不死請以鎮委吏既而啓延壽門陳牌印于简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命瓊受之葛從周疑詐選勇士孫少迪等仗劒以馭瓊曰彼力屈不足疑

瓊進前受印篇瑾單馬曰兄獨來密語耳始相及瑾令驍卒董懷進勾曳瓊墜馬乃發所匿刃殺瓊勾曳突出牽入之須臾城上鼓譟擲瓊首於埤也我軍失色梁祖哀慟久之斬軍謀徐厚署瓊弟玭為齊州防禦使恩禮殊厚瑾竟棄城投揚州

馬景設詐

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敵壘尚堅旦思班退親從指揮使高季昌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載矣今姦

黨已窘更少俟之季昌乃密募人入岐為告事者有騎卒馬景應命因朱友倫總騎軍且一作因至將大出兵迓景請其時給駿駟雜所出隊中十許里躍馬西逸叩岐闉以軍怨東遁為告且言列寨留卒尚方俟夕將逝宜速掩之當落我機内矣失是往也决無生理顧録其妻孥梁祖悽然止其行景固請乃徇之明日軍出諸寨屏匿如無人不十里果風騎卻走岐人納之不失厥料岐軍啟兩扉悉衆來我師宿已秣馬飽士中軍一鼓百營

俱進大破岐軍十不存三四馬李茂貞喪膽昭宗降詔還京始遂奉迎矣功歸高公而馬景妻孥倍加軫卹且解揚以守正而忠不顧其身也馬景以死命行詐非圖身也人之難事唯景有之

朱延壽妻王烈女

宣州田頵壽州朱延壽將舉軍以背楊行密請杜荀鶴持箋詣淮都俄而事泄行密悉兵攻宛陵延壽飛騎以赴俱為淮軍所殺延壽之將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壽曰

願日致一介以寧所懷一日介不致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僮悉授兵器遽闔州中之扉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僮私阜帑發百燎廬舍州廨焚之急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仇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古之烈女無以過也

木星入斗

唐乾符中荆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為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覩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

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為災唯木當應為福耳咸或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歷數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宮宿唯木為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為裴字為緋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碭

山之朱乎

木中異文

梁開平中潞州軍前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人因伐樹倒分為兩片内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石進乃圖其狀以獻仍付史館爾後唐莊宗皇帝自晉王登位以為應之中間石氏自并門受國稱首朝湖南馬希範解釋此字表聞焉

薛貽矩畫讚

梁相國薛貽矩名家子擢進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南班官忌與北司交通天復中翦戮閹官貽矩嘗與韓全誨等作寫真讚悉紀於内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他日齋唐帝命禪于梁仕至宰相

春磨寨

黄巢自長安遁歸與其衆屯於陳蔡間瀕河下寨連絡號八山營于時蔡州秦宗權懼巢以城降之時既饑乏野無所掠唯捕人為食肉盡繼之以骨或碓擣或磑磨

咸用充飢天軍四合巢軍不利其黨駭散頻為雷雹大雨淹浸其營乃與妻孥昆弟奔於泰山狼虎谷為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時溥下裨將李師銳函首送成都行在也

梁祖脫難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土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鳥止於峻堞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烏鳥也將有不如意之事其前軍朱友裕為朱瑄掩

撲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遇朱瑄軍來迎一作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為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倉一作忽遽之際忽見溝内蜀黍稈積以為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因獲免馬副使李璠都將髙行思為賊所殺張歸守為殿騎援戈力戰僅得生還被十四五箭乃知衞南之烏先見之驗也

梁祖夢丁會

丁會為昭義節帥常懼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謂敬翔

曰吾夢丁會在前祗候吾將乘馬欲出囯人以馬就臺忽爲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怒叱喝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河東矣

殿棟折墜

梁祖末年多行誅戮一夕寢殿大棟忽墜於御榻之上初聞土落於寢帳上乃驚覺久之又聞有小木墜於帳頂間遂矍然下牀未出殿門其棟乃墜遲明名諸王近臣令覷之夜來驚危幾不相見由是君臣相泣又曰驚

憂之時如有人引頭於寢閤門内云裏面莫有人否所以忽忙奔起得非宫殿神乎他日又游於大内西九曲池泛鷁舟於池上忽聞傾側上墮於池中宫嬪并内侍從官並躍入池扶策登岸移時方安爾後發痼疾竟罹其子郢王友珪弑逆之禍舟傾棟折非佳事也

梁祖圍棗强事

梁祖末年用軍不利河北數鎮不順其命一旦躁撓堅要親征師次深州界遂令楊師厚分兵攻棗强縣半浹

旬方拔其壘是邑也池湟堅牢人心獷悍晝夜攻擊以至疲竭既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李周彛收於部伍間乃謂周彛曰請一劔願先登以收其城未許間忽然抽茶擔子揮擊周彛頭上中檐幾仆于地左右乃擒之原是棗强城中遣來令詐降本意欲窺弄梁軍招討使楊師厚斯人不能辨誤中周彛是知河朔之民勇勁如此

仇殷名謀

梁司天監仇殷術數精妙每見吉凶不敢明言稍闗逆耳秘而不説往往罰俸葢懼梁祖之好殺也梁自貽義失守符道昭就擒柏一作百下同鄉不利王景仁大敗皆為太原節使嗣晉王李存勗之所挫也方懐子孫之憂唯柏鄉狼狽亦自咎云違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

北夢瑣言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北夢瑣言卷十七

唐 孫光憲 撰

梁祖為傭保

梁祖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本名温賜名全忠建國後改名晃家世為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為業誠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攜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唯温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弟兄嘗加譴杖一日偷

崇家釜而竄為崇追回崇母遮護以免朴責善逐走鹿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嘗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黄巢中作賊伯兄昱與母王氏尚依劉家温既辭去不知存亡及温領鎮於汴盛飾輿馬使人迎母於崇家王氏皇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何處作賊送死焉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温盛禮郊迎人士改觀崇以舊恩

位至列卿為商州刺史王氏以温貴封晉國太夫人仲兄存於賊中為矢石所中而卒温致酒於母歡甚語及家事謂母曰朱五經辛苦業儒不登一命今有子為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不懌良久謂温曰汝致身及此信謂英特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蠻徼孤男稚女艱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即有諸無取也温垂涕謝罪即令名諸兄子皆至汴友倫皆立軍功位至方鎮

梁祖張夫人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碭山富室女父蕤曾為宋州刺史温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温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温以其宿款深加敬異張賢明有禮温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兖鄆得朱瑾妻温告之云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張氏答拜泣下

謂之曰兗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姒如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姒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為尼張恒給其費張既卒繼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朱邪先代

河東李克用其先回紇部人世為蕃中大酋受唐朝官

職太宗於北方沙陁磧立沙陁府以招集降户後克用
祖朱邪執宜與其父曾依吐蕃背吐蕃歸朝德宗於鹽
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為都督後遷於神武川黄花堆之
別墅即今應州是也執宜生赤心以討徐州龎勛功賜
國姓并名號李國昌懿宗問其先世所出云本隴西金
城人依寓吐蕃帝曰我先與汝同鄉里勅令編籍鄭王
房始為雲州大同軍節度次授鄜延振武代北三節度
其姪克讓為羽林將軍其子克用最聞名以破黄巢功

為太原節度使子存朂平梁蜀奄有中原追尊執宜號
懿祖國昌號獻祖克用號太祖皇帝太祖在娠十三月
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於雁門遇神人教以
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譟環所居三周而止
果如所教而生是日紅一作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
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能連射雙鳥至於樹葉
針鋒馬鞭皆能中之曽於新城北以酒酹毗沙門塑像
請與僕交談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出於壁間或所居帳

內時如火聚如有龍形人皆異之甞隨獻祖征龎勛軍陣出没如神號為飛虎子眇一目時號獨眼龍功業磊落不可盡述或云睛邪非眇也

親王拜蕃侯

唐乾寧中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擁兵脅君誅戮宰輔焚燒宫闕初帝西幸鳳翔昭宗出居石門莎城太原克用領蕃漢馬步入京三鎮大懼是年破邠州斬王行瑜昭宗嘉奬倚賴命延王丕丹王允賫詔賜

李公衣服兼令二親王設拜以兄事之近古未有也仍封晉王以寵之延王才識過人聰悟辯慧在晉陽留宴累月每獻酬樂作必為晉王起舞後為韓建所殺

李習吉溺黄河

太原李克用自渭北班師次河西縣王珂於冰上構浮航公渡浮航馬足陷橋李習吉從馬軼墜河習吉抱冰舟人拯之獲免王珂懼公謂曰公之於吾非機橋者何嫌之有李諫議有聞於時則不吾知也置酒笑樂而罷

習吉右相林甫之後應舉不第黄巢後游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辟為掌記牋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其才顧敬翔曰李公計絶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夫之智筭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得翼也其見重如此

周式抗梁祖

梁祖陷邢州脅軍攻王鎔于常山趙之賓佐有周式者性慷慨有口才謂王鎔曰事急矣速決所向式願為行

人即出見之梁祖曰王公朋附并汾違盟爽信弊賦已及於此期於無舍式曰明公為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王氏今降心納質願脩舊好明公乃欲窮兵黷武殘滅同盟天下其謂公何梁祖笑引式袂謂之曰與公戲耳鎔即送牛酒幣貨數萬犒汴軍仍令其子入質於汴因而觧圍近代之魯仲連也

宦官陰謀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翦之意宰相崔

允嫉忌尤甚上勑允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便殿啓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數十以進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允謀漸泄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以為城社視崔允皆裂時因伏臘讌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訣别會汴人寇同華知崔允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伏兵逼帝幸鳳翔他日崔允與梁祖叶謀以誅閹宦未久禍亦及之庚午絶滅識者歸罪於崔允先是其季父安潛嘗謂親知曰滅吾族者必緇兒

也緇兒即允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允所為謂賓友曰助賊為虐者其崔允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

晉王上源驛遇難

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宏益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夫人曰公為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即曲在於我不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退天復中周德威為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周德威

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何也王頃歲避難達靼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此晉王止行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

劉鄩忠于舊主

王師範之鎮青州以部將劉鄩竊據兖州先是汴將葛從周鎮於是邦因出征劉鄩將圖兖也詐為荼商苴

鎧甲大起店肆剖巨木藏兵伏而入竊發之日得其徒千人據其府舍升堂拜從周之母仍以禮待其妻子弟職掌妻孥供億如常俄而從周攻其城梯轒雲合鄩以板輿請從周母登城諭從周曰劉將軍待我不異於兒新婦已下並不失所從周在城下歔欷即時退舍及青州兵敗師範納款梁祖遣使諭鄩鄩曰臣知王公脩好與梁國通盟但臣本受王公之命保有州城一旦見其勢窮擅命不顧非盡心於所事也儻俟王公之命俛

首非晚至是師範諭之方以城歸梁祖多其義超擢非次官至方鎮為梁之名將

駮昭宗謚號

昭宗先謚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駮議請改為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蘇楷禮部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寢陋兼無才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幸邦國之災其父循姦邪附會無礬於時故希旨苟進梁祖識其險詖滋

不悦時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
蕭閒禮皆人才寢陋不可塵汚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
里蘇循可令致仕河朔人士目蘇楷為衣冠土梟

晉世子入覲賜瀏瀏酒器

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
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我兒將來之國
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瀏瀏酒巵翡翠盤十三讀春
秋略知大義騎射絶倫其心豁如采録善言聽納容物

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

鄴王倫江東詩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為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為詩集曰偷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

魏博衙軍

魏博富雄列侯專地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羅紹威憤衙軍制己密聞梁祖表裏應接算殺之楊師厚後入魏城揖出羅周翰因而代之師厚卒梁以賀德倫領鎮分其土宇創立相貝為節鎮減其力用三軍作亂脅持德倫背梁歸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毅辭燕且異傾邪之行晉王覽狀擁兵親臨先數張彥脅主虐民罪而斬之便以張彥親軍五百人帶甲持仗環

馬而行晉王寛衣緩帶略無猜間衆心大服他日資魏博兵力稱健竟平河南也衙軍自羅紹威殺戮後又廹脅賀德倫復擁兵持趙在禮天成初赴行在于時又殺三千家乃世襲兇惡也

縛驢戴旗

晉王之入魏博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未可輕進更令審探果縛芻為人插旗（一作縛）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

行故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羸老者曰軍去已二日矣果趨黄澤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進其計謀如是

北夢瑣言卷十七

北夢瑣言卷十八

唐　孫光憲　撰

楊千郎

莊宗異母弟存乂即郭崇韜女壻伏誅先是郭崇韜既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然莊宗令閹人察訪外事言存乂於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其言怨望又於妖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郎者魏州賤民

自言得墨子術於婦翁能役使陰物帽下呂食物果實之類又蒱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説煉丹乾汞易人形破扃鐍貴要間神奇之官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宫禁承恩用事皇弟存乂常朋淫於其家至是與存乂同罹其禍

娠子能語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廵邊宿於鴈門逆旅逆旅媪方娠帝至媪慢不得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

天子至宜速具食聲聞于外媪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尤謹帝以媪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媪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明宗不伐

明宗始在軍中居常唯治兵仗不事生産雄武謙和臨財尤廉家財屢空處之晏如也太祖欲試以誠台於泉府命恣意取之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所得賜與必

分部下戰勝凱還儕類自伐帝徐言曰人戰以口我戰以手衆皆心服其能

明宗獨見

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為將相推舉霍彥威孔循上言唐運已衰請改國號明宗謂藩邸近侍曰何為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錫氏宗屬為唐雪冤讐為昭宗皇帝後國號唐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更名號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獻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為唐

室雪究身編宗屬武皇功業即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即吾天下也兄亡弟紹於意何嫌運之衰隆吾當身受於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獨見也

莊宗諸弟遇害

趙在禮作亂諸將擁明宗入關未到間從馬直郭從謙攻興教門帝母弟存渥從上戰及宮車晏駕存渥與劉皇后同奔太原至風谷為部下所殺劉皇后欲出家為尼旋亦殺之存霸先除北京留守亦自河中至太原兵

衆請殺存霸以安人心符彦超不能禁時存霸已翦髮衣僧衣謁彦超願為山僧竟不免也存紀存確匿於南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重誨曰主上已下詔尋訪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旨殺之果併命於民家後明宗聞之切讓重誨傷惜久之

劉皇后啚父

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宫為太后侍者教吹笙及

笄姿色絕衆聲伎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為韓國夫人侍
者後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叟詣鄴宮
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内臣劉建豐認之即昔日黄鬚丈
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尚劉
氏恥為寒家白莊宗曰妾去鄉之時妾父死於亂兵是
時環屍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僞及此乃於宮
門笞之其實后即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
自負著囊藥篋令繼岌破帽相隨似后父劉叟以醫卜

為業也后方晝眠及造其卧内自稱劉衍推訪女后大恚笞繼岌然為太后不禮復以韓夫人居正無以發明大臣希旨請冊劉氏為皇后議者以后出於寒賤好興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稗販所鬻樵蘇果茹亦以皇后為名正位之後凡貢奉先入後宫唯寫佛經施尼師他無所賜闕下諸軍困乏以至妻子餓殍宰相請出内庫俵給后將出粧具銀盆兩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鬻以贍軍一旦作亂亡國滅族與夫褒姒妲己無異也

先是莊宗自為俳優名曰李天下雜於塗粉獶雜之間時為諸優朴扶摑搭竟為嚚婦恩伶之傾玷有國者得不以為前鑒劉后以囊盛金合犀帶四欲於太原造寺為尼沿路復通皇弟存渥同簀而寢明宗聞其穢即令自殺

明宗誅諸兇

明宗即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鄧州節度溫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麴務辛庭蔚李繼

宣等孔謙者魏州孔目吏莊宗圖霸以供饋兵食謙有力焉既爲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爲意剥削爲端以犯衆怒伏誅元行欽爲莊宗愛將出入宫禁曾無間隔害明宗之子從璟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姦佞進身至節將末年綰軍權束手歸朝温韜兇惡發掘西京陵寢莊宗中興不寘其罪厚賂伶官閹人與段凝皆賜國姓或擁旄鉞明宗采衆議而誅之辛廷蔚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廷蔚依瓚勢曲法亂政

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皇后蓄爲子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此四兇帝在藩邸時惡其爲人故廢罷之莊宗皇帝爲唐雪恥號爲中興而温韜毀發諸帝寢陵宜加大辟而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説謬矣

韓伊二妃 夏夫人附

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後爲淑妃伊氏爲德妃契丹入中原石氏乞降宰相馮道尊册契丹主大張宴席其國

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嬙蔡姬之比也夫人夏氏最承恩寵後嫁契丹托雲名李賛華所謂東丹王即安巴堅長子先歸朝後除滑州節度使性酷毒侍婢微過即以刀刲火灼夏氏少長宫掖不忍其兇求離婚歸河陽節度夏魯奇家今為尼也

無官酬勲

亂離以來官爵過濫封王作輔狗尾續貂天成初桂州節度觀察使馬𤩽即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品秩已

高制詞云爾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非品秩升遷難以井田增益此要語也議者以名器假人至此賈誼所以長歎息也

明宗命相

明宗入朝安重誨用事取謀於孔循舊相豆盧革韋説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圜力爭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為無字碑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讒夫巧沮

忌害其能必舍李琪而相崔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以孔循故終相之帝曰馮書記先帝判官與物無競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命而舍李琪識者惜之

明宗睿相

明宗遣皇子從榮出鎮鄴都或一日上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詐宣朕令旨不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今此皇子方幼出臨大藩故選

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姦險豈朕之所望也鞫其言者
将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賓從聞後稍難安處且
望嚴戒遂止

明宗惡貪吏

明宗皇帝尤惡貪貨鄧州留後陶玘為内鄉縣令成歸
仁所論税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歴任
告勑配綏州長流百姓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
面戒汝州刺史萇簡為其貪暴汴州倉吏犯贓内有史

彦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由是皆就戮

誅不孝

緱氏縣令裴彦文事母不謹誅之襄邑人周威父為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明宗降勑賜死

安重誨枉殺任圜

任圜昆弟五人曰圜圓圖回團雍穆有裕風采俱異圜美姿容有口辯負籌略平蜀後除黔南不行天成初入

相簡拔賢俊杜絶倖門憂國如家切於功名而安重誨忌之常會於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漸深俄罷三司除太子太保歸磁州致仕因朱守殷作亂立遣人稱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氣不撓中外宪痛清泰中贈右僕射

北夢瑣言卷十八

北夢瑣言卷十九

唐 孫光憲 撰

玉界尺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敭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仰之

周元豹

周元豹燕人少為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游十年不憚辛苦遂傳其秘還鄉歸俗盧澄為道士與同志三人謁之元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為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睹零落盧果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猶重之言事多中承業俾明宗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元豹指明宗於末坐曰骨法非常此為內衙太保乎或問前程唯云末後為鎮

帥明宗夏皇后方事巾櫛有時忤旨大犯檟楚元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相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纂謂侍臣曰周元豹昔曾言朕事諸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曰袁許之事元豹所長若詔至輦下即爭問吉凶恐近於妖惑乃令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八十而終又聞嘗與蜀高祖預說符命嗣主至於雲龍將相其言無不符驗果異乎哉

老益貪

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囊槖之資素有貯積性好干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爭財甘旨醫藥咸不供侍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眞宰死有天曹地府無為老朽豈放爾邪為縉紳之笑端

解元龜進詩

道士解元龜本西蜀節將下軍校明宗入纂言自西來對於便殿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州一作川制置使要脩西京宮闕上謂侍臣

曰此老耄自遠來朝此期别有異見乃爲身名甚切堪笑也時號知白先生賜紫斯乃狂妄人也

擊碎舍利

天成中有僧於西國取經回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程上進其牙大如拳褐漬皺裂趙鳳言於執政曰曾聞佛牙錘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已施數千閒毁碎方遂擯棄之云云此僧號智明幽州人僕嘗識之

崔協對敭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喫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即患生崔協強言於坐曰臣聞食醫心鏡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

降龍大師

五臺山僧誠慧其徒號為降龍大師鎮州大水壞其南城誠慧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警之自言能役一作飛使毒龍故也同光初到闕權貴皆拜之唯郭崇韜知其

為人終不設拜京師旱迎至洛下祈雨數旬無徵應或以焚燎為閒懼而潛去至寺慚恚而終建塔號法雨大師何其謬也

魚目為舍利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婦人於其所坐之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將辭云山中要千數番麗氈半日獲五百番其惑人

如此

姚洪忠烈 夏魯奇附

閬州守禦指揮使姚洪梁時經事董璋璋將叛頻誘洪以大義拒之城陷被擒璋責之洪大罵璋曰老賊孤恩背主吾於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無盡今天子付以茅土結黨反噬爾本奴才即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為也璋怒令十人持刀割其膚然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

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于時夏魯奇守遂州城破自刎而死並為忠烈也

座主門生同入翰林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為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澀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以為座主辱門生同光初致仕

戲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辯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名為皇甫教書莊宗即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帷後為諫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相豆盧革韋說至於貶死又以毀訾宰臣責授嵐州司馬

明宗奬馮道

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

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藳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采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

明宗戒秦王

明宗戒秦王重榮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謌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

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强於此唯書義尚欲耳裏頻聞時從滎方聚雜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詠為事上道此言規諷之或一日秦王進詩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敬新磨賛美而曰勿訝秦王詩好他阿爺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詼諧所累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為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賛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賛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

定是忘持兎園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
授岳秘書監任賛授散騎常侍北中村墅多以兎園冊
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兎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
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明宗不樂進馬 張虔釗附

涇原帥李金全累歷藩鎮所在掊斂非時進馬上問其
為治如何莫專以進馬為事雖黽勉受之聖旨不懌
張虔釗多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饑發廩賑之方上聞

帝甚嘉奬他日秋成倍斗徵斂朝論鄙之虔釗好與禪毳謎語自云知道心與口背唯利是求只以飯僧更希福利議者以渠於佛上希利愚之甚也後叛入蜀取人産業黷貨無厭蜀民怨之或説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是舍利對曰郵置儆居即得舍利清河憖笑而已

康澄章疏

大理少卿康澄長興中上疏其要云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勅旨褒稱之議者曰雖孫伏伽岑

文本章疏而澄可與易地而處矣

明宗諷孟鵠

孟鵠自三司勾押官歷許州節度使上曰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樞密使范延光奏對上曰鵠實幹事人以此至方鎮爭不勉旃上心知其由徑忝冒故以此諷也

戮丁延徽

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人多擁護監倉犯贓合處極法侍衛使張從賓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禄偷我倉儲

期於決死蘇秦説吾不得非但卿言竟處死

北夢瑣言卷十九

北夢瑣言卷二十

唐 孫光憲 撰

見馬撫髀

上問范延光見管馬數對曰見管馬軍三萬五千上撫髀歎曰朕從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騎軍不過七千先皇帝與汴軍校戰自始至終馬數纔萬今有鐵馬三萬五千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卒練士將帥之不至

也老者馬將奈何延光以馬數多國力虛耗爲言上亦然之

受賂曲法

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爲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興殖也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爲令遵興殖乃聚族合

謀請以令遵姓劉爲方遇繼嗣即令鬻券人安美爲親
族請嗣券書即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
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
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
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
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
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寃府
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内地彌縫侍御史趙都

嫉惡論奏明宗驚愁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及通貨僧人婦人皆棄市惟從敏初欲削官停任中官哀祈竟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八議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誨誅後王貴妃用事故也

因事納諫

馮道對太子食有邪蒿師傅以其名邪令去之況人事乎上退問羣臣邪蒿之義范延光對無名之役不急之

務且宜罷之自安重誨伏誅而宦者孟漢瓊連宮掖之勢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因宰臣奏對延光等深言邪萬春冰虎尾之戒欲驚悟上意也上聖體乖和馮道對寢膳之間動思調衞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翌日見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李暴得風虛之疾馮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上意

秦王輕佻

秦王重榮之為元帥輕佻淺露狎近浮薄列坐將帥而

與判官論詩未躋大位而許人禍福由是中外忌憚竟及誅敗上聞重榮伏誅悲駭幾落御榻氣絶復蘇者再由是不豫轉增以至晏駕自云我今日自作劉窟頭也

沈㵒曲江吟　温顗附

吴興沈㵒乃温庭筠諸甥也嘗言其舅善鼓琴吹笛亦云有絃即彈有孔即吹不獨柯亭爨桐也制曲江吟十調善雜畫每理髪則思來輙罷櫛而綴文也　有温顗者乃飛卿之孫憲之子仕蜀官至常侍無他能唯以隱

僻繪事為克紹也中間出官旋游臨邛欲以此獻於州牧為謁者拒之然温氏之先貌陋時號鍾馗顗之子郢魁形克肖其祖亦以姦穢而流之

姜誌認父

姜誌許昌人自小亂離失其父母爾後仕蜀至武信軍節度使先是廐中圉人姜春者事之多年頻罹鞭朴一旦告老于國夫人請免馬廐之役而丐食於道路夫人憫之詰其鄉貫姻親兼云有一子隨軍入川莫知存亡

其小字身上記驗一一述之果誌之父也洎父子相認悲號殞絶誌乃授父杖俾笞其背以償昔日所誤之事舉國嗟歎之此事川蜀皆知

王氏子知前生

唐四方館王鄑尚書自西京亂離挈家入蜀泝嘉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其弟年七歳忽云我曽有經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内因令家人相隨訪獲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較其所夭之年與王氏之子所生之

歲果驗也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長仕蜀官至令録數任即王鄂近聞歿於雅斜往往靈語説事如平生又言我為陰官云云即記前生不誣也

舒溥三斤三遇

舒溥者萬州人粗解書記事前恩州刺史李希元往廣州謁嗣薛王歸裝甚豐于時蜀兵部毛文晏侍郎宣𡽪宋光葆開府前陵州王洪使君皆未官達舒子竊資而奉之爾後三人繼登顯秩而恃此階縁多行無禮於恩牧因笞而遣之始依陵州王洪奏授井研令尋為王公

所郤次依宋開府亦以不恭見棄轉薦於嘉牧顧珣
承奉貴近誤奏為團練判官賜緋轉員外郎未久失意
復踈之俾其入貢仍假一表希除畿邑實要斥遠之郎
吏知意表竟不行淹留經年乃經唐陳狀只望本分入
貢之恩澤之相庭其北面因依莫測本末優與擬議轉
檢校工部郎中所謂三斤三遇也愚嘗覽吳武陵為李
吉甫相所誤致及第因類而附之

于何博士　高諷附

于何博士相國駙馬悰之子仕蜀至五縛無他才俊止以貴公子享俸禄而已恥其官卑詣執政陳啓自述門閥其末云昔年入貢在花樹韋吏部先徳之前即韋莊相也今日通班在新津馮長官小男之後即少常鋭也執政憖而慰之　有高諷者自云太尉諸孫羇旅三川而多忤物每歎歉求官不遂徧告人曰何不還我羅城來葢以掌武所築蜀人安之其疎濶皆如此也

韋巽冠鈍周仁矩附

韋巽大尉貽度之子也尫懦蒙鈍率由婢嫗仕蜀先主以其事舊優容之以至卿監或為同列所譏云三公門前出死狗巽曰死狗門前出三公又能酬酢也　周仁矩者即蜀相庠之子為駙馬都尉有才藻而庸劣國亡後與貧丐者為伍俾一人先道爵里於市肆酒坊之間人有哀者日獲三二百錢與其徒飲噉而已成都人皆嗟歎之

中令忍欲王彦章附

唐鳳翔李曮令公收蜀充饋運使於蜀城東門外下營魏王與郭侍中入居蜀宮玉帛子女他人無復見矣中令寂寞無以遣適潁川陳昭符仕蜀累剖竹符早在歧山徽有階緣而得候謁因求一美人以獻之有蕭夫人者乃蜀先主之寵愛也曾賜與鳳翔歸降指揮使王胡（忘其名）賜名承弇王胡乃歧王賜姓連彥字卒後蕭氏寡而無子其容態明悟國人具聞陳致媒氏誘之而獻抱衾之夕中令於窓隙中窺之歎其妍妙乃詰所來左右

方以王胡爲對中令止之曰王胡背恩投蜀誠不可容然其向來吾之子姪矣此事不可遽令約迴時有知者皆重中令少年而忍欲復禮誠貴達人難事潁川每爲愚話之　周彦章本姓王以軍功爲金吾衛使後主采選宫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内人欲選入宫王乃按劒曰某是先皇令與周氏作義男本姓王爲衆所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名左右小軍將無婦者以女衣襟結之便爲夫妻爾後國變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脅

後主誅君側韓昭等即其事也

何見鬼

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鬻銀之肆有患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為嫁娉少環釧釵篦之屬爾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矣白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存焉亡者之魂無依故遣為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

歸視功德堂内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窗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令撤去仍脩齋懺其疾遂痊竟受其鏤釧之贈何生未遇不汲汲於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兼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預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器逾分識者知後主之政悉此類也

孫夘齋

嘉州夾江縣人孫雄人號孫夘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

僞蜀主歸命時內官宋愈昭將軍數員舊與孫相善亦神其術將赴洛都咸問其將來昇沈孫俛首曰諸官記之此去無災無福但行及野狐泉已來稅駕處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新舊使頭皆不見矣諸官皆疑之爾後量其行邁合在咸京左右後主罹僞詔之禍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舊使頭皆不得見之驗也愚同席備見說故記之

馮見鬼

遂寧有馮見鬼忘其名似有所睹知人吉凶潁川陳絢為武信軍留後而劉令公知俊交替摭其舊事疊有奏論馮生謂潁川曰府主雖號元戎前無旌節所引殆不久乎幸勿憂也未踰歲而彭城伏誅有官人林泳者本閬人也甞謂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其妖馮聞之甚不平或一日對衆謂之曰閣下為官多不克終葢曽殺一女人為祟以公禄壽未盡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於是慚懼言誠於馮生許為解其

究也他皆類此

休公真率

沙門貫休鍾離人也風騷之外精於筆劄舉止真率誠高人也然不曉時事往往詆訐朝賢他亦不知己之是耶非耶荆州成中令問其筆法非耶休公曰此事須登壇而授非草草而言成令銜之乃遽於黔中因病以鶴詩寄意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以詩見意也馮涓大夫有大名於人間淪落於蜀自比杜工部

意謂他人無出其右休公初至蜀先謁韋書記莊而長樂公後至遂與相見欣然撫掌曰我與你阿叔有分長樂怒而拂袖他日謁之竟不逢迎乃曰此阿師似我禮拜也自是頻投刺字終為閽者所拒休公謂韋公曰我得得為渠入蜀何意見怪道門杜先生亦以此疎之國清寺律僧嘗許具蒿脯未得間姜侍中宅有齋律僧先在焉休公次至未揖主人大貌乃拍手謂律僧曰乃蒿餅子何在其他皆此類通衢徒步行嚼果子未嘗跨馬時人甚重之

異乎廣宣棲白之流也

北夢瑣言二十卷富春孫光憲纂集唐末後梁後唐石晉時事此書乃武林忻悦學家藏陜刋舊本今歸成芥庵夏隱君中間刋誤舛訛如日曰纂篡𣀮歎雖難闗闕禍福等字可以意改餘不敢强以俟别本訂之至正二十四年歲次甲辰五月七日寫起至二十七日庚寅輟卷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識于泗北村居映雪齋時年六十又八也連日梅雨時雨西南二鄉皆成巨浸豐年

未卜今日喜晴聊書記耳

丙辰五月侍疾於家因假琴川書屋所藏吳方山抄本核過吳本元鈌第二十卷此本不知從何得也二十六日小暑節葉石君識

北夢瑣言卷二十